

两三百元买来三无美白针 “地下美容院”竟收顾客两三千

玄武警方捣毁一销售假药、非法行医窝点

打瘦脸针、美白针,这些都是当下流行的整形美容手法,在正规医院或美容机构,往往价格昂贵。而在网络上,有人通过微博、微信打广告,在她那里打这些针只要两三千,那么这样的“地下美容整形”靠谱吗?最近,南京玄武警方捣毁了一个“地下美容”机构,嫌疑人销售的“美白针”“瘦脸针”都是从网上花两三百元买来的三无产品,但他们给顾客打,就要收费两三千。

特约记者 杨维斌 现代快报记者 陶维洲

吸毒女供出“地下美容院”

今年7月初,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分局后宰门派出所查获了一名容留他人吸毒的吸毒女小娟(化名)。审查中,小娟除了交代自己吸毒和容留吸毒的情况外,还和民警侃起了美容整形。原来,为了支撑自己吸毒的花费,小娟曾做过一段时间美容整形生意。

小娟告诉民警,现在市场上流行的“瘦脸针”“美白针”自己都会打,“这些药都能在网上买到,价格便宜,而打针的话,经过两三天

的培训,只要胆子大,谁都可以打。”小娟说,做这行现在属于暴利,一针就能赚个数百上千元。

办案民警周桂华听了小娟的话后,他敏锐地察觉到,小娟所说的应该是一个“地下美容”市场,而且这些搞“地下美容”的人使用的药品肯定有问题,不然不会那么便宜,而他们自行给别人打美容针,其行为已经涉嫌非法行医。很快,小娟交代出了一串名单,都是她曾经的同行。

“地下美容院”藏身居民楼

根据小娟提供的线索,民警发现,名单中一名姓王的女子仍在做“地下美容”。她天天都在微博和微信上打广告,发美容前后的对比照,并表示到自己这里做美容物美价廉。

民警假扮需要美容的顾客,在微信上和王某攀谈起来。王某告诉民警,自己不仅卖美容针,还能帮忙打,而她的办公地点就是她租住的房子,位于建邺区的一栋居民楼中。7月27日,民警以买药为名来到了王某家中,发现王某销售的美容针等药品均集中在此处,每天下

午3点左右,会有预约的顾客上门打针。

民警买回了一份“美容针”,经过专业人士鉴定,属于三无产品,是假药。7月28日下午3点,办案民警来到王某家中,此时她正在为一名男子打“瘦脸针”。警方随即将王某控制,同时在其住所内搜到了大量外包装显示为玻尿酸、肉毒素等的美容药品。经查,这些美容药品绝大部分为三无产品,属于假药。而王某也没有相关营业资格及行医资质,她给别人打美容针已经涉嫌非法行医。

培训短短4天 就敢给人打美容针

面对民警,王某很快便交代了自己销售假药和非法行医的经过。今年23岁的王某是黑龙江人。她发现美容针都价格昂贵,不过在网

上价格相当便宜,只要两三百元。王某特意到北京参加了一个美容培训,4天花了3000多元学会了自己打美容针。在培训课上,老师告诉王某,学了这门技术只能给自己打美容针,如果给别人打就是非法行医。不过慢慢地王某发现,想要廉价美容整形的人不少。于是,她索性做起了“地下美容”生意。“这块利润很高,我在网上买来的美容针只要两三百元,但给顾客打,要收两三千,但这个价格还是比正规美容院便宜好多。”

警方调查发现,王某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从事“地下美容”生意,不到一年时间,牟利数十万元。仅今年以来,就已经给近百人打过美容针。对于自己的行为是否违法,其实王某心里很清楚。但她表示,现在美容整形的需求很大,做“地下美容”生意的人也很多。目前,王某因涉嫌非法销售假药和非法行医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警方仍在对其他“地下美容”机构进行摸排。



“不好了!有人要晕倒了!”昨天中午11点左右,公交司机胡红梅师傅,正驾驶着一辆34路公交车,开往中山陵方向,到大行宫附近时,忽然听到车厢传来一阵骚乱,随后有乘客来向她求助。胡师傅回头一看,一位大妈瘫坐在座椅上,浑身冒汗,她连忙把人送到了军区总院,由于公交车开不进去,她背起人就往急诊室跑去。

见习记者 蔡梦莹 现代快报记者 王益

公交车上大妈突然发病 司机一路背她到医院

昨天下午,已经50岁的胡红梅师傅向现代快报记者讲述了事情的经过。“我听到有人喊,回头一看,一个女乘客已经四肢抽搐、要晕过去了,看起来十分难受。”胡师傅说,女乘客50岁左右。见情况紧急,她连忙拨打120求助,但是急救中心告诉她,救护车全部派出去了,希望她能自己把病人送到医院。在征得其他乘客的同意后,胡师傅在西安门公交站站台下车,“当时车上人还挺多,都很体谅地换乘下一班车了。”最后还有一位女乘客自愿留下来,给胡师傅帮忙。

西安门站是在军区总院对面,马路中间还有隔离带,公交车不能直接开进医院,胡师傅就把发病的乘客背到了自己的背上,先是往回跑到了逸仙桥十字路口过了马路,又一鼓作气地往医院跑

去。“说实话,跑了没多久我就有点喘了。”胡师傅说,发病的乘客和自己身高差不多。快到医院门口时,乘客看胡师傅在大口喘气,有些不好意思,想要下地自己走,但是胡师傅却又把人往背上托了托,一鼓作气地往急诊室跑去。从公交站到急诊室,总共距离大概有四五百米。一路上,那位热心的乘客一直帮忙扶着两人。

一到急诊室,胡师傅放下背上的人,自己的双腿都有点发软,走不动路了。但是当得知病人是独自一人从外地来南京时,她又跑了起来,前前后后地挂号、办手续、拿化验单……一直陪着病人直到下午1点半。“这位大姐一个人从苏北过来看病,现在遇到了麻烦,我帮帮忙是应该的。”胡师傅说。

(报料人线索费60元)

30节的健身课程,小美(化名)才上了3节,她的私人教练就辞职了。由于对其他健身教练都不满意,小美提出退款,然而健身中心不给退,称只能更换教练。为此,她将健身中心告上法院维权,昨天,这起案件在六合法院开庭审理。消协提醒市民,在请私教时如有个性化的要求,最好写入合同。

通讯员 陆研

见习记者 姚茜 现代快报记者 张玉洁 赵书伶

养猪场污水直排进水库 还在收集泔水油

“

最近,家住江宁区银杏湖大道附近的居民向现代快报反映,银杏湖大道北侧有一个养猪场,养猪场内的污水直排入旁边的草塘水库,而且养猪场内还有泔水油,让人担心。

现代快报记者 顾元森 文/摄



养猪场内污水直排入水库

这处养猪场位于银杏湖大道北侧,在江宁实验茶场范围内。养猪场紧靠数十亩的草塘水库。昨天上午,现代快报记者来到此处养猪场,看到水库边有一排猪圈,猪圈长三四十米,里面有上百头猪。在猪圈旁边,有一个饲料池,里面除了饲料,还有不少剩饭剩菜,显然是养猪场收集来的泔水。

养猪场周围没有住户,猪场后是一处占地数十亩的水库。记者发现,猪圈周围没有收集猪粪、污水的处理池。在猪圈旁,有一个下水沟,这条沟直通猪圈后面的水库。在养猪场入口处,停着一辆货车,货车上

有七八只大桶,有的桶里装着废油,有的桶是空的,桶里的废油散发出刺鼻的酸味,记者用长木棍搅一下看到,废油中还有少量剩饭剩菜。养猪场内一名中年女子称,他们只是在这里养猪,对于猪场的污水直排入水库,她不以为然:“水没处排,不排到那里,那排到哪里呢?”对于养猪场大桶内的废油,她承认是泔水油,但她称这些泔水油是喂猪的。

记者了解到,包括养猪场在内的周围地块属于江宁实验茶场,目前已经被江宁经济开发区征收,但拆迁工作并没有全部完成。为此,记者联系了秣陵街道城管部门,很快

两名城管人员来到养猪场,了解到废水直排、收集泔水油等问题后,城管队员表示将把这一情况向领导汇报,之后按规定进行处理。

秣陵街道元山社区尤主任告诉记者,养猪场污水直排入水库、用泔水喂猪是不允许的。9月8日,社区接到举报后便来到现场,要求养猪场老板将泔水油找地方深埋。尤主任说,对于这处养猪场,不管是开发区,还是街道,都要求其不能再进新猪崽,待现有的猪出栏后,将关闭这处养猪场。对于养猪场收集泔水油一事,社区愿意配合管理部门进行处理。

课没上完教练就辞职 顾客状告健身房要退钱

今年4月,小美在六合一家叫佰瑞特的健身中心办了健身卡。这家健身中心有私人教练,她试了几个私教的课,最终选定了教练李强(化名)。今年6月,小美购买了30节的健身课程,花了7500元。私教的合同是李强拿给她签的,收据也是李强签的字。当时小美特别提出,这30节课,一定要李强给她上,对方答应了。

然而,3节课上完后,李强辞职了。小美说,自己当初之所以购买私教课程,完全是看中李强比其他教练更有责任心和耐心,她是冲着这个人去的。既然李强辞职,而她又对其他的教练不满意,就跟健身中心提出解除私教合同,拿回扣除三节课费用的余款6750元。

不过,双方交涉的过程很不愉快。眼看着3个月就要过去了,小美只好向法院提起诉讼,希望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这个问题。

昨天健身中心委托了律师出庭,在法庭上,律师提供了小美办健身卡时签的一份协议,其中第29条写道:“当原定一对一私人教

练服务无法完成课程时,健身会馆具有更换一对一私人教练服务课程教练的权利。”另外他提出,健身中心愿意提供5位私教,让小美逐一试课,重新选定教练。

对此,小美表示,这份会员协议是她在办健身卡的时候签的,而当时她还没购买私教课程,而且她说,这5位私教她此前也有接触,试过其中几人的课,并不满意。而且健身有一个系统的节奏,目前这个节奏已经被打乱,假如她勉强选了不满意的教练,要再适应新的节奏,万一发生运动损伤,就违背了她当初健身的初衷,她不愿意拿身体健康做赌注。昨天这起案件审理后,没有当庭宣判。

建邺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消保科科长张弛表示,有些消费者在签订合同时,没将自己的“个性化”要求写入合同条款中,因此最终因为失去条款支撑而维权失败。在请私教这件事上,如果消费者冲着某一位健身教练而购买私教课程,就应在交钱办卡时,与健身中心约定该健身教练离职的风险赔偿等。